

中西紀事卷之三

江上蹇突



互市檔案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滅鄭氏臺灣平越二年臺臣請開海
禁報可于是設權關四在于粵東之澳門福建之漳州府
浙江之甯波府江南之雲臺山時荷蘭以助攻鄭氏有功
首請通市大西洋素稱饒沃又其人勤于貿易多操海舶
爲生涯自荷蘭得請則明以前之未通中國者皆爭趨之
英吉利者大西洋之強國也自明以來拓地漸廣開通市
埠及于東南洋當康熙之初卽謀通商于澳門以海禁未

開而止九年鄭成功之子經方踞臺灣英商來往于廈門
臺灣等處凡數歲鄭減其稅而羈縻之藉以控制荷蘭未
幾耿鄭交兵藩臣內亂

朝廷議先定沿海邊界防外洋之助鄭爲患者于是英人
以華商交易不便復去之及臺灣隸入

大清版圖英人又疑新拓之區稅則必重乃舍閩赴粵東
又時來往于浙之舟山甯波等處而其時英吉利之名不
著但知其爲紅毛之番族而已五十六年總兵陳昂始奏
稱粵東紅毛有英圭黎諸國最爲好宄蓋其時通市于廣
州澳門等處屢以粵關索費太重糾洋商合詞爭之雍正

之初又議增收禮物銀兩乃于七年合詞控于大府得稍裁減未幾官吏又增出口之稅于是英人始有移市入浙之志矣初浙之海關設于甯波舟山尙未置縣商船出入甯波往還百數十里水急礁多往往回帆徑去迨定海既設監督張聖詔始請移海關于定海部議從之乃于定海城外道頭街之西特建紅毛館一區以爲番舶來往之逆旅自是浙之定海商船日多英商以粵中不便數來往舟山見今昔情形之異乃定計爭之乾隆二十年英舟泊定海港有總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輝請于浙之甯紹台道願在定海納餉許運貨至甯波府閩粵兩督聞之以其利

浙稅之輕而致關課之絀也二十二年閩粵總督上言浙關正稅請視粵關則例酌加增一倍部議從之奉

旨洋船向收廣東口由粵海關稽察徵稅浙省甯波不過偶年一至今奸牙勾結漁利至甯波者甚多番舶雲集日久留住又成一粵之澳門矣今更定章程視粵稍重俾洋商無所利而不來以示限制意初不在增稅也未幾部臣復議外洋不準赴浙貿易定制歸并粵東一港每年夏秋交由虎門入口是時方嚴絲舫綢緞出洋之禁英吉利雖時時違制潛赴甯波無所得仍遵新制在粵通市粵中初設洋商通事洋行據爲龍斷之利誅求不已串通官吏規

費益增于是英商洪任輝等仍赴浙請在甯波開港而浙撫已奉新令悉毀英商旅廨聞其舟泊舟山遂發令驅逐斷其岸上接濟之食物洪任輝憤甚乃由舟山泛海直抵天津仍乞通市甯波竝訐粵關積年規弊奉

旨詰責飭將洪任輝由旱道押赴廣東遂于二十四年七月奉

命著福州將軍以欽差赴粵按驗苛勒有狀將監督家人問罪又因洪任輝不應違制擅赴天津押往澳門圈禁三年始釋之自此諸番通市粵中奉法惟謹乃事閱三十年弊端復起向之裁改歸公者又增其費而加重焉各洋商

皆以爲不便而懲洪任輝之往事未敢訟言英國王雅治乃與其臣下謀議以

純廟八旬萬壽人貢天津乘閒言之五十八年英國王遣其使臣馬甘尼

一作馬夏爾尼

由海道赴天津入貢始通中國也

時

上以遠人嚮慕誠款可嘉特命理藩院導之入覲嗣使臣以其國王表文進仍請在浙開港竝通市天津又欲援俄羅斯往例遣人寄住京師

上以甯波天津無通事洋行交易未便且俄羅斯自立恰克圖後久不在京寄寓所請給舟山海島並廣東附近省

城地華夷參錯斷不可行因

特頒敕諭前後二道逐款指駁示以中外之防使臣乃不敢言比其反也

上遣重臣伴送由內地經歷直隸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至粵東放洋回國貢舟過甯波請便道市茶絲出洋許之馬甘尼回國國王開讀

敕諭自知所請與中國體制不符事遂寢然雖絕意于舟山猶思逞志于澳門又其時英人方與佛郎西構兵懼其播聞于中國因

敕諭中有許其再來款貢之語乃于六十年復具書弊由

粵之大班轉呈粵撫代爲陳奏竝述其昔年曾帶兵船至
的密地方助

天朝大將軍蓋福康安征廓爾喀時事

也粵撫譯其文以其詞極恭順

上亦優答之然其來往澳中旣恭澳夷又防佛郎西展轉
包藏遂有嘉慶七年十三年之事

澳門者各洋貿易來往之所聚而葡萄牙實主之乾隆閒
定制歸并粵東暫泊黃埔交市事竣仍回澳門住冬轉向
澳夷賃屋棲止限滿則驅之歸國又澳夷但輸船鈔不似
諸番船貨竝稅英人自通市于粵設四班公司經理貿易
欲得中國一島之地如新嘉坡麻六甲者以爲逆旅其形

便無過澳門而爲葡萄亞所先已積不能平又見澳中官吏與之爲援尤陰甚之迨乾隆之末入貢要求請令澳門寄住之洋商得出入自便意欲效澳夷事例得以輕賦自立馬頭而未敢訟言

上亦除相制馭故敕諭中但令其循向來澳門貿易之常例而英人窺之不已嘉慶七年英有兵船六泊雞頸洋託言佛郎西欲侵澳門故遣兵來戍實則藉詞窺澳也葡萄亞人覺之乃告于大府飭洋商宣諭令其釋兵回國遂以是年六月去去之日遣夷陳謝仍以佛郎西爲言時粵中大吏以其在澳未久又不煩兵力遂祕之而其事已浸聞

于

上迨十年英國主復具方物遣使臣埶商舶來粵譯其表
文則以方與佛郎西構衅恐其播謠于中國以間我蓋自
說其七年之役也是時英商每有貨船輒以兵船防護之
又恐中國疑其復有澳門之事值閩粵之間海氛不靖乃
託以協勦海盜游奕內洋

上見其表文中有欲爲中國効力之語乃諭新任總督那
彥成至粵整飭戎備其護貨之兵船亦令申畫臺畛毋使
侵踰越三年而澳中之衅復起十三年英將有度路利者
一作圖禮自安南敗歸以其餘艘抵澳亦聲稱佛郎西取小呂

宋將順道襲澳門葡人知其詐而粵之大班有喇佛者以七年之役爲澳夷所間挫衄而歸欲以此時兵力唆令度路利占澳門爲補牢計大府聞之卽飭諭洋商傳諭大班令遣兵船回國且告曰澳門非葡萄亞所得有乃我

大清土地也佛焉敢侵軼我且邊寇有警中國自能禦之母勞戍師致吾民警擾度路利聞之怒乃率兵登岸占踞市樓澳門之民驚恐罷市時兩廣總督吳熊光粵撫孫玉庭聞變乃援照違抗封倉之案調兵守禦度路利遂率兵船三徑駛入虎門進泊黃埔又自黃埔乘三板船數十艘直抵會城入館寄寓揚言將劫十三洋行以修逋怨度旣

下令兵船爭趨之乃有碣石鎮總兵黃飛鵬以師船橫截
省河飛砲擊斃夷兵一傷者三始懼而退然其踞夷館如
故也時大班索還累年商欠又以封艙停市請退所買之
茶而償其值虛聲洞喝夷燄益張適英吉利本國有船主
來聞封艙之事懟大班曰犯中國而罷市雖得澳門猶石
田也先時洋船率以七月抵粵停泊黃埔換貨不過兩月
交冬卽回帆去至是泊港外數月貨無起日各商亦怨謗
沸騰大班喇佛乃言于度路利責澳夷納賂以番洋六十
萬犒師英之兵船始具狀歸誠請照舊通市維時方奉勦
辦之

諭旨各路官兵雲集者二千六百名而督撫意在弭衅遂許以兵退開艙于是度路利以冬月起旋出洋蓋已有成約也

上以吳熊光辦理遲緩又不親蒞澳門耀兵威雖開艙在夷兵既退之後而許之在先

嚴旨切責旋飭新任督臣馳赴澳門查訪盡得其情因劾熊光示弱畏葸狀遂與巡撫孫玉庭俱論罷遣有差是役也英人覬覦濠鏡自謂與

天朝無纖芥之嫌而度路利稱兵入省實由封艙激成且其自安南來亦非該國王本意大班喇佛教唆其事聞于

英國國王遂革大班之職喇佛不敢歸復回粵粵中人以
前事銜之驅逐回澳數年以憂死

自公司局之設也大班來粵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
謹然所以腴削之者無所不至又與關吏因緣爲奸課稅
既增則規費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十五
年英之大班稟控粵撫謂各洋貿易貲本皆自國帑借領
不堪虧折請酌量裁減以利遠人粵撫韓封檄飭布政司
核議久之竟寢不行當初定行用時每兩奏抽三分以作
洋行辛費繼而軍需出其中貢價出其中各商攤還西債
亦出其中遂分爲內用外用名目于是各洋利薄怨生屢

思藉貢輸忱以希

恩澤二十一年英國王復遣使臣分入粵東京師其至粵者曰加拉威禮方至粵輒爭謁見儀注以舊制貢使見制府將軍皆免冠俯伏大吏坐堂皇受之加拉威禮不可時粵督蔣攸銛方入覲攝事者爲董教增許免拜伏禮僅免冠致敬大府亦離席立受之是時英之正貢使羅爾美副貢使馬禮遜已乘貢舟達天津夏六月

上遣大臣戶部尙書和世泰等賜宴使臣于天津有司論以謝宴時應行跪叩禮不可將入都又告以乾隆五十八年該國使入覲儀注不答時

上在圓明園尙書和世泰等先期導使臣自通州起行一
晝夜馳至
御園車馬困頓而使臣衣裝輜車皆落後蓋惡其不肯循
跪叩儀注欲以計尼之時使臣表文未齎禮服不備倉皇
失措遂以病辭而
睿廟已詰朝御殿傳呼和世泰始以正使病聞復
召見副使又不至

上怒其無禮命卻其貢不納卽日遣理藩院押回通州瀕
行仍令援乾隆五十八年例由內地行走是行也使臣失
禮實以衣車未至之故

上詢之廷臣始知當日理藩院迓接不如儀乃譴和世泰酌收貢物數事仍頒

敕諭賜其國王珍玩以答遠忱驛交粵督蔣攸銛令慰遣之然英使本欲以粵東增規費事入告竟不得達怏怏而去大班之在粵也初寓洋行繼則設立公局久留粵中已不復循回灣住冬之例道光之初粵城外不戒于火民居多斥爲平陸英商欲廣其公局乃藉修葺爲名以次侵占拓地數里而其地當對河居民渡口居民欲返其故地不得乃控于大府時大學士李鴻賓任兩廣總督賓不理粵人謂其受洋商賄乃乘其入覲之間控于粵撫朱桂楨朱